

女學叢刊

VI

晚鐘

阿港著



函錄出版社刊

257.6
720

42



文 學 者 叢 刊

VI

晚 鐘

阿 湛 著

上海 滄 鋒 出 版 社 刊 印

印翻准不 • 有所權版

版初月二年八十三國民華中

經	發	發	著
售	行	行	作
者	人	者	者
全	盧	滬	阿
國		上	
各		海	
大	亞	九	
書		江	
店	平	路	
		210	
		號	
		414	
		社	港

元 三：價定本基

No. 30 : 號編書本

目錄

午餐	一
心靈的財富	五
彩虹	九
苦竹溪	一七
晚鐘	二六
時軀	三六
黃昏的拜訪	四一
回想曲	四六

午餐

剩時間，從哪裏拾來這許多八仙桌？啊，我的心臟一陣緊縮，竄息得幾乎要透不過氣來了。天地竟會這樣小。我到現在才深深覺得：一個人能够歡笑，真是莫大幸福。讓我數一數桌子吧，一，二，三，四，……總共有九頂。九頂疊在一起，比這個村莊裏任何一所房屋都高。廣場上擠滿了看熱鬧的人，特別是孩子們，在桌子周圍跑着，跳着，笑着。很高興。這不能夠怪他們，因為他們並非幸災樂禍，祇是不明白爲的是什麼。

這是當地人們出錢，爲我們方仲文先生超度亡魂的。

我現在正朝方先生的家裏走着，去瞻仰他的最後遺容。就在今天，他的家屬要爲他入殮，並且下葬。

廣場展伸在大河旁邊。方先生的家在對岸。我於是跨上橋。幾天前剛下過雨，如今河裏漲滿了水，嘩嘩地流着，這聲音像是一種笑聲，洋溢着生命。河兩邊的青草欣欣生長，在照耀的人聲中我彷彿聽得出青草長大的聲音。太陽照在頭上，代表熱，代表光，代表一切生命的總和。白雲飄在藍空，好活潑。偶爾有牛的鳴聲，羊的鳴聲，以及鷓鴣的聲音傳來，填補我思慮的空隙。這些聲光事物，縱然

是那樣強烈的將青春和生命感輸送給人，但是把它們安排在九頂八仙桌前面，或說是放在方仲文先生遺體的旁邊，那將是顯得多麼黯淡失色呀！

方仲文先生是我們的老師，他敦理化。尚沉默，寡言笑，除了上課，難得講幾句話。和其他先生們比較起來，他的臉更富於雕刻性。同學當中沒有人看見他笑過，我也想像不出他笑起來將是個什麼樣子。從一個少女的筆墨上去設想華燈美酒，山珍海錯，賓主盡歡的盛宴，以及世上的一切富麗，這是容易的。然而如果有人要從我們方仲文先生的靜穆的臉上，去瞭解人間的貧困，這就難得多了。因為沉默縱然也是一種表示，但是它常常不為人們所注意；何況沉默終究是沉默，人們無法知道它的深淺。我雖然早就發覺了方先生的沉默，但是我沒有想到，這沉默所孕育出來的果實，竟會摧毀他自己。

到方先生家裏去，這一次我是第二次。第一次是我去向他請教一個課題，時光同樣是午餐後，還沒有上課的一段空閑時間。學校裏的飯，照例比住家吃得早些，我去的時候，方先生剛從學校裏用過午餐回家，看樣子，他坐下也並不多久。方先生家裏的人們則正在午餐，那是不不是飯，那是醬芋。當時我深深後悔沒有早一點，或者晚一點來，因為方先生的三個女兒，是那樣不約而同的向我這個不速之客作出羞澀的表情，她們扭扭着，想把各自的醬芋碗掩藏起來。但是到底掩藏不了。她們的臉全紅了。終於她們自以為把全部所以要羞澀的責任推給了她們的爸爸，三人……齊別轉頭，叫方先生道：

「爸爸，有人看你。」

那一次我實在無心再聽方先生爲我解答的課題，我祇有一個籠統的印象，那是：他在爲我解答，這就是了。我口裏胡亂而恭敬的答應着：「懂了，懂了，」心裏只想跨出大門急跑回校。彷彿在他面前我犯下了什麼滔天大罪。

然而，今天，唉，不是今天，是昨天。就在昨天晚上，他竟獨自打開理化實驗室的大門，再不對他女兒們，還有他太太，還有他在遠方唸書的兒子們，負任何責任，吞下砒霜，願自己去了。等早晨有人發覺他服了毒，企圖使他把毒物嘔出，企圖用蛋白質使毒物凝固，但是一切全無效，一切全挽回不住。他的七竅流出鮮血……

一跨進他們家的大門，一團漆黑的東西迎面擋着我，令我不得不後退三步。我感到一身冷。我來遲了。一堆錫箔灰微微地在顫抖。一股難耐的生漆氣味，闖進我的鼻孔。方先生的遺容我是再也無法瞻仰的了。

穿過這個停柩的堂屋，我來到上一次向方先生請教課題的那間屋子裏。噫，我又來得不巧，她們正在午餐哪！仍舊不是飯，仍舊是審芋。這一次和上一次不同，她們沒有上次那樣的顯得忸忸羞羞，（然而仍有一點點）悲哀充滿了她們的心房。祇是她們中間的一個，不留意間又把頭別過去，企圖把所有的責任（包括所以要審審的理由，包括怎麼樣來對付我這個身爲學生的客人）再來一次推卸，

但是上天似乎對她故意有所非難，那個往日她們午餐時，她們爸爸總坐在那裏的位子如今是空着了。

靜極了，針子落地的聲音也可以聽得清楚。河那邊的鑼聲，鼓聲，鈴聲響起來了，那些具有原始意味的音調，挾着濃度的悲哀，播送到河的這一邊來。忽然，鑼聲，鼓聲，鈴聲一齊停歇，使我驟感到從未有過的時間的空白。原來接下去的是一個男人的聲音唱起來了，（其實不是唱，應該說是叫）演唱者的聲音也是那麼具有原始的味道，然而感人的力量却是那麼深，把寒冷，把恐怖，把生之幻滅，一併投到每個人心底，叫你覺得害怕，覺得生命的短暫，而不敢再往下聽。唱不到五六句，鑼聲，鼓聲，鈴聲又響起來，把這男人的唱詞掩沒了。接着又是唱詞……：

大家一齊凝神諦聽：是有人在那裏「翻九樓」了。因為方先生死於非命，地方上人覺得心裏不安。唯恐他的靈魂會向任何人討替身，因此給他翻九樓，超度他的亡魂，以保一村之安甯。

好久，好久，那個別轉頭的女孩子，才把眼光收回到自己的蕃芋碗裏，哭腫的眼睛又淌下淚來，落在蕃芋上面。

心靈的財富

疲倦彷彿是兩塊石頭，不偏不倚的壓在我眼皮上。閉起眼睛，我置身到了某個混沌的境界裏；朦朧朦朧，不着邊際。但見一縷紫色的細線緩緩向我移近，只要我略一舉步，越過這條紫線，我就要落入夢裏。我的身體老往下沉，生命在這時沉澱成爲一種渣滓，這應該與死靠得很近。生命的一切活動在哪裏？代表歡樂的笑容在何處？瀉泄悲痛的哭泣又在什麼地方？所有一切全離我那麼遠，這裏屬於現實和夢之間的真空地帶。我感到一點寒冷，很想站起來找件東西往身上蓋，但是睡眼纏住我，不讓我起身。

「小鬼，打瞌睡也不蓋點東西！」

是什麼東西壓到了我的身上？輕，軟，而且勻稱。邊緣的絨線接觸到我的頸項，這叫我知道是一條毯子。毯子裹住了我的全身，無異是這個爲我蓋毯子的人把大量的溫暖給了我。更珍貴的是叫我心頭有了一種防禦寒冷的安全感覺。人們活在世上，大部份的精力花費在追逐財富上面；所謂財富，它的意義只不過是使你對於生活加強安全的感覺。常人以爲這完全得依賴物質，其實精神更在物質之上。不怕旁人譏笑，我現在就是一個億兆富翁，心靈的財富猶如潮水奔騰，全湧向我的胸口，我狹窄

的胸脯再也容納不了這麼多，我的心靈無實得幾乎要破裂了。我真應該感謝這個使我驚地擁有財富的人，我要仔細看一看這個人的面貌，雖然已是那麼熟悉，但是我要重新看一看呀！我從睡夢的糾纏裏掙扎出來，睜開眼睛——

扒窺——，就在我睜開眼睛的同時，我左近的一盞電燈被關熄了。只聽見一個聲音在暗中說道：「讓你好好睡會兒。」

說畢，抱着書本到窗口那邊去了。

這個人可以不爲我蓋毯子，可以不爲我熄燈，可以不因爲我而自己跑到窗口那邊去看書。甚至可以明目張膽的把我搬出這個屋子；這屋子是這個人的。假如真那麼做，這人在法律之前將毫無罪狀，也無所謂不道德。但是，完全不是那樣做。這教我想到人與人之間維持安定，維持秩序的一種東西，並非完全由於法律的管束。法網縱然說是疎而不漏，但是話說回來，難道我們每做一樁事情，當真都有警察或者檢察官追蹤在我們背後，迫使我們去行善嗎？不見得。主要的，由於愛。當我們一提到這個「愛」字的時候，沒有力量能阻止人們往另一條思路上跑；以爲那只是男女之私；情慾的變相；是偽裝；是撒謊；也是欺騙。我這裏所說的可不是這些。我是指人性當中美麗的花火，只要有機會，這種火花就要在實生活中迸發。猶如空中的閃電，並非一直亮在天空，然而斷斷續續，萬世不滅。

都市裏冬天晚上齊整的擊柝聲，彷彿鄉間夏日深宵的青蛙鳴叫，單純樸素，似斷而續，合乎一

個催眠的韻律，使勁的把人拖往夢境；我剛才是爲了要仔細檢點一筆心算的財富，即使已經到了夢境的邊緣，却又潛行逃回到現實的領土裏來的人。我現在又望得見夢的國土了。然而有誰能猜得到，又是一隻幸福的手伸出來，阻止我往夢國的行程，我有機會更細心的來珍數又一筆財富。

篤——篤——，是誰在敲門？我把眼睛微微張開成爲一條縫，我置身在暗處，我清清楚楚的看見：被敲的那頭門是半開着的，溫柔的帶門聲，有禮貌的客人哪！

「誰？」在窗口那邊，瞪下看着書的放下書：「進來。」

「是我！」輕的腳步，輕的答詞，輕的笑容。

「啊，是你——」「你」字拖得那麼長，看書的說着站起來，高興得說不出話了，祇知道和進來的人拉手：「你這個小——小——小什麼呢？是不是說出來怕得罪那個進來的客人？但是終於說出來了，仍是：『小鬼！』索興抱住了客人的腰：『想不到你會來！』」

「我來了。」是靠在主人的耳邊說的。

文字在感情之前常常塌台，我將怎麼樣來描寫這兩位好朋友呢？我到此不得不承認自己真是一個軟弱的人，我害怕醜惡，同樣也害怕美好。害怕醜惡是爲了憎恨它的存在，害怕美好是爲的擔心美好片刻就要消逝。展開在我眼前的是一幅多麼美好的圖畫呀！讓時間永駐吧。

「這麼晚了你還來？」

「我來告訴你，白天在那麼多人面前我忘了想起：明天我們不是大伙兒約好去逛公園嗎？叫你的朋友也來，別讓他太寂寞了。」

「他準來，他就在裏面打鼾睡。」

「真的嗎？」

「你看，……」

看我嗎？我趕快把眼睛閉上，假裝真的打鼾睡模樣。其實我已聽得清清楚楚，我也聽得清清楚楚，我是在珍數心靈的財富哪！這不是財富是什麼？剛才是有人關心我會蕭涼；現在又有人關心我的寂寞，使我消除了寂寞對於我的威脅，我在這方面又有了安全感。

突然，我覺得一陣痛苦：「凡是你的東西，就是一根線，一根鞋帶，我都不拿。免得你說，我使亞伯蘭富足。」（註）而我難道是一個如此自私，如此吝嗇，祇知道收，而不知道給的傢伙嗎？

註：請見聖經創世記十四章廿三節。

彩虹

就我的記憶所及，四六從來沒有像這一天那樣高興過。四六是我好友盧凱先家裏的一個長工，現在他就坐在我的對面。他雙手捧了個茶杯，茶杯在他十個手指當中國圍打轉。他的眼睛一下子恢復了童年的光芒，癡癡望着手中這隻玻璃茶杯，靜看茶葉在杯內水裏旋轉。笑容隱約的浮在他嘴角上。兩頰微微有點顫動，這顫動並非由於忍受痛苦而作的癡癡，正相反，却是受了愉快的激動所致。縱然他剛才那樣匆匆划個小船到我家裏來的，（這等於已經告訴了我：盧凱先這個人發生了什麼大事！）但是由於他這種愉快表情，我有理由先叫自己丟開任何杞憂，並且把他將要告訴我的事情，儘量往美好的地方去猜想。

他終於微笑着說了：

「請你去吃喜酒：你的好朋友結婚了。要我划小船來接你。」

「是盧凱先結婚了嗎？」

「嘿，你的好朋友。」

我於是立刻跳下小船，向盧家划去！

正是雨後，又是傍晚，剛放晴的晚陽黃熟猶如杏子，天空裏幾片薄雲，爲落日烘成五彩，東方天際架有一彎彩虹。我們的船正是朝東划行。我們面對彩虹。四六一面划船，一面望着彩虹只是微笑。

「已經到了幾位客人？」

「×××，×××，都是你認得的。」

「你吃了晚飯沒有？」

「沒有。這不要緊，我是剛纔吃了點心酒來的。」

我們時斷時續的問答着這一些話。國答這些話照例是一點也不費腦筋的。我們各以全心靈來感受彩虹的美麗。雖然在表面上我們對彩虹好像漠不關心，並且沒有提到關於彩虹的任何一個字。雨後的晚風，略帶一點濕，吹在我們的四周，彷彿爲我們加添一種服飾。彩虹使我想起一個念頭，祝賀我的好友新婚幸福。我從四六的眼睛裏看得出，他同樣也有一個念頭：「祝賀我的小主人新婚幸福。」我們兩個人的思想，在這河面上，彩虹下，晚風裏，靜穆中，似乎正藉着某種力量在相互吸引，終於在「祝賀盧凱先新婚幸福」這一點上碰了頭。碰頭之後，兩個思想立刻就分手，各爲自己編織未來的幸福去了。

不幸美好的東西往往都是短暫的，彩虹漸漸褪色，轉眼就已經不見。

我開始把思想的絲縷繞在盧凱先身上：這個蒼白、瘦長、說話細聲細氣，像女孩似的男孩，一個富翁家的獨生子，我小學時的同學，又加我中學時的同學，我們一共相處了將近十年，我祇看見他紅過臉，不會見他發過脾氣的盧凱先，等一下當我跟他見面的時候，他將要多麼高興的和我拉手……我把思縷縛到四六的身上來了，他現在正在別船，他不知道我正在想着他；待忽到了盧家之後，你將要多麼滿意的看我向你的小主人道賀，拉手。是的，你已經看見過多少次我和盧凱先拉手了，真是數不清了，我很小時候就和盧凱先成了好朋友，我們已經拉過多少次手，連我自己都記不得了。然而這一點我可以誇口，四六這一次看見我們拉手，將要比以前任何一次看見我們拉手都覺得愉快，因為這一次拉手為的是慶賀盧凱先結婚呀！他怎麼會不高興呢？他不高興我纔不相信呢。他已經把盧家看成他自己的家了，是不是？我說這話可絲沒有荒唐的成分，這是真的。祇要聽四六愛惜盧家的那個樣子，人們就會知道我所說的是真話了。四六自己的家在什麼地方？這是個謎。當我七八歲的光景，到盧凱先家裏去玩的時候，就在他們家裏了。那時候，他叫我的同學「凱先官」，幾次清明毅雨，幾回降霜落雪，他覺得這個「官」字不大合式了，就自動的改稱為「凱先老爺」。今天「凱先老爺」居然結婚了，我想問四六，時光的飛駛，對於你是什麼意思，你也會想到過這一點嗎？……

然而四六沒有看見我們這一次拉手。

當四六和我兩個人從小船裏跨上岸去，走進盧家大門的時候，盧家的大小天井裏正播滿了明瓦燈。四六發現有一盞燈掛得太不合式了，「這盞燈掛得不穩不危，」他這樣說着：「你進去吧，讓我把它掛高一點，或者偏東一點。」我就這樣獨自進來找盧凱先了。當我找着盧凱先的時候，他高興得幾乎要發狂，要不是當着另外許多客人的面，要不是有一種世俗的虛榮身分支持着他，他可能會大聲大喊的笑着說：「今天我結婚了，我高興呀！」他緊緊拉着我的手。他看見一個女傭端上茶來了，他還攪鬆開手，從女傭手裏接過茶來送到我面前：

「你喝點茶。」

當我正要喝茶的時候：

劈——拉——！

我們大家爲一個東西倒在地上的聲音所驚訝，一種不祥的豫告，混和着一般發冷的感覺，像一陣寒風似的掠過在場的每一個人的心頭。

「四六叔，你——」

外面有人這樣大聲叫着。我們一齊擁到天井裏去。我什麼都明白了：原來是四六爲了要把燈掛高一點，他去搬了個梯子來，剛爬上去，手還沒有摸到燈，梯子却在濕地上滑了下來，他就這樣跌在地上，一條腿堵在梯子的下面。

「啊，啊……」四六在地上痛苦萬狀的呻吟着，請看他臉上深而濃烈的皺紋啊！一個最能夠受苦忍耐的人，現在也作着這樣的呻吟，這樣的掙扎了。我的文字形容不出他的痛苦。

「趕快去看上方橋的三六九跌打損傷！」

「趕快去叫船。」

「船有。你再去裝隻板漿，快！我們就划去。」

在他痛苦的呻吟和掙扎，衆人一邊這樣商量着，一邊把四六抬下小船，划向上方橋，看三六九跌打損傷去了。

這場婚禮中，我們沒有看見四六誠懇而又愉快的笑容。

參加這次婚禮以後沒有幾天，我就到離家四五百里遠的一個都市裏去找飯吃了。一年之後，一個秋天下午，我從那個都市裏回家去，因為路途關係，先得經過盧凱先的家，我就順便去看看他們。四六的右腳已經跛了。他成了跛子，走路的時候右腋下拄了個手杖。這個早存在於我的想象之中，我一點也不感到奇怪。感到奇怪的是盧凱先的新夫人，爲我倒上一杯茶之後，就一直站在旁邊，默默的不說一句話，我呷了一口茶，問道：

「凱先不在家嗎？」

盧凱先的新夫人彷彿沒有聽見我的話，祇靜着，對昏沉的大眼睛，奇怪地望我一眼，接着就把眼

光望向她自己的鼻尖，我以為是我來得不巧，正好碰上他們夫婦在吵嘴的時分，因此她把對她丈夫的不滿，全部遷怒到我——她丈夫的朋友身上。相隔三四分鐘，我快要把一杯茶喝乾了，杯底的茶葉有二三片跑到我的舌頭上面來，我把它們輕輕吐還到杯內，趁這一吐，我第二次追問：「凱先不在？」我正要說出這個「家」字的時候，盧凱先的新夫人不勝痛苦，不勝負荷的轉過頭去。哎喲，一塊千斤重石一下子壓到了我的胸口，我看見她頭上別了一朵白色小花，彷彿雛菊大小。我驚呆於這一朵白色的小花。我現在什麼都懂了，什麼都懂了。四六靜靜地注視着我。宇宙像是站住在這一點上不動了。我的右面站着一個年青寡婦，低着頭，眼光望着她自己的鼻尖；我的左面，立着一個跛子，眼睜睜的望着我。我立在這兩個人的中間，我幾乎以為自己是站着一堆骸骨了。我渾身感到無力，我連呼吸都感到疲倦。靜彷彿是一種力，快要壓死我了。一個年青女人的臉這時從門外張望進來，異樣的看着我們三人一眼，還自去了。她是誰？在和我曾有十年友誼的好友盧凱先的家裏，除了這一年當中新出生的小孩之外，難道還有我不認識的盧家人嗎？我的思慮正要往這方面想下去，但是被另一個念頭所遮掩，那個念頭是：走吧，人家的痛苦不能因為我的自昧無知而使他們重新感受一遍。走吧，讓他們獲得一份甯靜。

回到家裏，我纔知道，盧凱先在結婚的第一個夏天裏就死掉了。那一天早上，他去岳家探望他的正在娘家「過夏」的新夫人，下午回自己家來，因為壞船已經開出，他就冒着薄暮獨自從岳家跑回來

，路上中了暑氣，勉強支持到家，人已不成樣子，手指甲和嘴唇都呈紫色，手指上的蠟一下子都化了。趕快討船去求醫，沒有插到診所，半路上就完了。他就是這樣密爾螺絲死的。他的父親，爲了使一家的煙火有所繼續，於是和他母親商量了又商量，娶了一個姑娘。啊，我想起來了：廖凱先的姑娘一定就是那個張望我們的陌生女子。

是什麼時候窗外落起雨來了？這好愁死的秋雨啊！

我想起剛才一個跛子，一個寡婦站在我兩邊的情形，那有多慘！一個寡婦，一個跛子，而我自己成了什麼？我真能以一份憐憫的同情去看待他們嗎？不能，不能，永遠不能。因爲憐憫和同情是居高臨下的一種感情，是完全者對於不完全者的一種感情。我配居高臨下嗎？難道我是完全者嗎？我是可憐的。我們都是可憐的。人生在世，即使在最享滿時，也還是可憐的。因爲禍災是永遠伺候在你的四周，可以用無窮的方法來加你以打擊，今天不過是小小的傷風，難保明天不會變成傷寒或者是厲害的喉症。死神潛伏在我們的四周，偷偷地就會把我們的生命帶走。我們四面而的大地，都像張開了嘴似的在等候我們，我們或遲或早必有一天要倒下地上的。在這種快而極殘酷的造化播弄之下，人們簡直是早晨不知晚上事，清早看見了日出，也許竟不能看見日落；傍晚是個手脚靈活的健康人，深晚也許就成了殘廢。我躺在床上胡思亂想了好久好久，我爲這些思想統治了好久好久。當我把這些思想決心扔掉出來，跑到屋外來看風景的時候，正是雨後放晴，夕陽斜掛屋角時分，看到人家屋上淡淡的炊煙，

聽到鷄聲狗聲，再望望東方天際一彎彩虹，我又落入在這是一個思想的窟窿裏，我想起了一年前夏天的
一彎彩虹，和四六成爲跛子的情形。還有我的好友盧凱先的命運。以及我們生活的種種。我有點惆悵，
也有點悲哀。一彎彩虹跨在天上。一個疑問號藏在我的心裏，它在漸漸的擴大。對這古怪人生，我
不知作何解釋。

苦竹溪

永遠有一個月亮，在我的記憶當中。月亮很圓，很亮。月亮與夜無從分割。月亮掛在夜空裏，正中，略為偏一點西。時光已經過了半夜了。月亮很小，因為月亮下面的山多，東，南，西，北：山，山，山，山。全是山。並且，這些山都不算低。是的，「山高月小」。月光照着一條大溪。苦竹溪。月亮在溪底。溪水鼓着細微的波浪，月亮被切得粉碎。那是個盛暑六月天晚上的月亮。但是，唉，唉，即使是六月天又有什麼用呢？記憶中的月亮是多麼冷呀！月亮的光是淡青色的。我彷彿把捉住了一點淡青色，那種鹹蛋殼上的顏色。我忽然有了深秋的感覺。好蕭條……

我想起了苦竹溪。

我空着兩手走在大壩上。這大壩離苦竹溪有好幾百里路。好幾百路，多遠！我的兩肩空着。是的，一點東西也不負荷，這我自己知道得很清楚。但是我覺得很重。整條苦竹溪，全壓在我的身上了，從兩肩直到胸口。

太陽，早已落下。暮色開始從四落偷偷地爬上來。爬上來，爬上來，爬近來。爬近來，終於，在不知不覺間，一片淺灰緊緊裹住了我。

我仍舊一個人在大壩上走着。一個人，多麼寂寞。我這樣想着：要是現在繆伯祥跟我走在一起，我們漫走邊談，漫談邊笑，那有多麼好！但是，現在，繆伯祥！你的胡盧頭爛成個什麼樣子了？你的渾身的肌肉呢？你的眼睛？你現在成了個甚麼樣子？稀爛的，不堪設想的，一堆嗎？唉，我想得多麼遠，我想得多麼荒唐啊！荒唐嗎？絕不。應該正是我所設想的那個樣子……

我走向我的同學，並且好友的繆伯祥的家裏去。啊，我似乎不應該再這樣說，因為世界上沒有繆伯祥這個人已經有好幾個月了。

我應該拐一個彎，我應該折下大壩了。折下大壩，我無端回顧一下，（我為什麼要回顧？我這舉動做得多麼傻！我自己也不清楚有什麼可回顧的）大壩橫亘着，像一條巨蟒。我忽然有了個蓋世無雙的浩念：讓這條巨蟒游過去，游過去，去填平苦竹溪，那麼繆伯祥便有福了。「簡直是在做夢！」我在心裏說。

我繼續走我的路。暮色更加濃了。四顧蒼茫，我瞧見每個窗子裏射出來的燈光，橙黃的，一方又一方。有的我還可以窺到他們的燈火哩，一粒粒，像黃豆。蓦地，我又有了奇怪的感受。縱的時間，橫的空間，從瞬息到永恆，從一隅到無窮，全來到了我的心頭。我覺得短促，可也悠長，我感到狹窄，却又遼闊。一句話：我很氣悶。

苦竹溪彷彿又浮在我的眼前了。這一回我所想起的不僅僅是月亮和溪水，還想到了橫跨在溪上的

大橋。頂重要的，還有人。是的，人，人，人，那麼多的人：橋上站滿了人，溪邊站滿了人，溪裏還有不少人在游水。唉，那裏是在游水，是在打撈穆伯祥哪！

游在水面上的任何一個，祇要他勇敢的吸一口氣，表示預備沉下水底去的時候，橋上岸上，便響起了掌聲，那麼熱烈。

在掌聲裏，

這個人便沉入水底去了。

接着又是掌聲；

又是一個。

掌聲，掌聲，掌聲。

一個，一個，又一個。

橋上，岸上，

那麼多的人，

可是靜得很。

大家都在屏息等待。

片刻。

有一個人浮還到水面上來了。

頭剛露出水，

他就趕快用手抹去臉上的水。

顯然他很窒息，

他需要充裕的呼吸。

橋上岸上齊聲問道：

「有沒有？」

「沒有。」他搖搖頭，

頭髮上的水珠落還水裏。

又一個人露出水面來了。

「有沒有？」

「沒有。」

「沒有。」

「沒有。」

搖頭。

橋頭。

還是橋頭。

太陽漸漸西斜。

我的記性有多麼壞。我險些忘了告訴你，我們是在吃中飯時候發覺不見了繆伯祥的。我們在每次吃飯之前照例要排隊報數，這一次報數報得好累，任憑你再重報，總是少一個，當場一查，是缺了個繆伯祥。中飯吃過了，大家出去尋找，啊，在溪邊沙灘上放着一堆衣褲，看了看符號，果真是他；繆伯祥！就這樣，苦竹溪上便頓時熱鬧了，從中午一直打撈到太陽西斜……

我來到了繆伯祥家的門口。夜不深，然而這世界多麼靜！我覺得時光在我頭上躍走，那麼有形象的在我頭上躍過去。這頭門我有多麼熟悉，這門前的泥土我又有多麼熟悉。我徘徊在大門外面好久好久。我終於敲門。可是手邊沒有飯到大門，就馬上縮回來。我想敲，又不敢敲。

突然——

「唉——」我聽見門內一個人在嘆息。是繆伯祥父親的聲音。

「你祇知道嘆氣，你就不曉得切切實實的想法子把你的兒子找回來！」繆伯祥的母親在責備他。

「你不是不看見，我不是每日早上在唸經 禱告你的兒子回來嗎？」

「唸經……」繆伯祥母親的嘴唇在我想像當中燥起着，「唸經又有什麼用！」

我感到一陣寒冷。……一個人從水底浮上來……他儘量快的游向岸邊……向沙灘上跑。他的臉蒼白，好緊張。所有的眼光全盯着他。他跑得很快，他跑了好一段路。他停下來，轉身指着苦竹溪道：

「在……在……他……在溪底，」他兩手裝個划行的姿勢，「這樣住着！」

終於被打撈起來了。繆伯祥的頭有小雞般大。他的手指異乎尋常的粗。兩隻手掌就像兩把大芭蕉扇。他的腳底，白膩膩的，有一寸厚。他一切都大。可怕的大。他被抬到溪邊的沙灘上，任憑人們怎樣把他「倒背」、「順背」。他的口裏流出來不少水。然而這世界對他是完了。他躺在沙灘上。苦竹溪多麼冷呀！

我記憶中的苦竹溪的夜落下來了。

我自己也不知道，在什麼時候跑到繆伯祥家的屋後來了。我立在一個水潭旁邊。這水潭是他們爲取水而掘的。這裏的人家，屋後全有一個這樣水潭。我倚着一棵小樹。我感到疲倦，一種並非由於勞作，而是從魂靈當中滲透出來的困頓無力。今天是陰歷二十吧，月亮到現在這個時候才升起來。月亮光照在水潭上，多好看。一尾小魚游上來，吐了個泡沫。這泡沫很小，因爲是小魚吐的。我看得頂清楚。這小泡沫就祇我一個人看見。這小泡沫停留在水面上，好一會才「拍」地破了。吐這個泡沫的小魚老早沉下。遠處有狗叫的聲音。近處的狗也接着叫起來了。吹過來一陣風。棉花林子嘩嘩的響。是秋天。我忽然想起魚和棉花，還有繆伯祥，這三者是多麼不可能聯想在一起的呀。魚在水裏，棉花

生根在泥土裏。水裏和泥土裏，魚和棉花全活得很好。祇有繆伯祥，從水底一轉，再埋在泥土裏，便不活了，便完了。人不如魚和棉花。人要是跟魚和棉一樣，那繆伯祥便不會死了。

我走近了繆伯祥家的後窗口，打窗縫裏望進去：一邊菜油燈。繆伯祥的家裏也跟我家裏一樣，從煤油燈改用菜油燈了。繆伯祥的母親坐在大床的邊沿，這張床真高，真大。是蜜紅漆的。繆伯祥是在這床上養下來的吧？不會錯。我猜一定是的。然而現在他已經死了。他的壽命不及一張床。

繆伯祥的父親背着手，在房中來回走着。他的眉頭緊鎖。他應該有許多話要說，然而他全嚥到肚裏去了。

我會不會被這兩個老夫妻看見？不會的。因為室內到底比外面亮，雖然他們點的祇是一枚油燈盞。從暗處可以看得清楚處，亮處是望不到暗處的：我有這個經驗。

「伯祥的爹，你曉得嗎，伯祥的不少同學都先後回來了？」

坐在床沿的一個這樣問「伯祥的爹」，聲音幾乎是哀求。

「唔。我也聽得這麼說。」

「那麼伯祥爲什麼不回來？爲什麼不一道回來呢？」坐在床沿的急轉直下問道：「喂，我問你，你每天一早叩頭唸經，對於你的兒子，你有什麼啓悟沒有，譬喻說，菩薩有什麼暗示給你？……」

「沒有，沒有，沒有。」在室內來回踱着的一個彷彿很不耐煩，他連聲說。他坐下來。坐到一把

藤椅裏去。

「他會有什麼意外嗎？你說，你說你的兒子會有什麼意外嗎？」熱淚從這個老婦人的臉上滾下來，亮晶晶的兩條。

「你想到那裏去了……」

「你說不會的？」老人與孩子應該是兩絕端，然而在現在的穆伯祥母親身上找到了統一。

「……！」

天老爺保佑，穆伯祥的父親總算沒有哭。

我活着，是的，我清清楚楚的活着。我看見那盞菜油燈。我的生命彷彿聚成一點，活在那綠豆飯大小的燈火上面。我覺得自己血在流，心在跳。彷彿全是為那一顆燈火而流而跳的。

「你說不會有什麼意外嗎？」流淚的又問。

「我想不會吧，」沉思好一會，才自語似地對她說：「明天我去打聽打聽。」

「向誰打聽呢？」

「祇要是伯祥的同學，誰都可以打聽，譬如小橋頭的……」

向我打聽伯祥的消息嗎？我的天！我心裏重。我心裏橫着一塊石頭。我趕快逃。近處的狗叫起來，遠處的狗也接着叫起來了。

大塊又橫在我的面前。我抬頭看了看月亮。我彷彿看到了記憶當中的月亮，那是在苦竹溪上。便是繆伯祥躺在沙灘上的那個晚上。我們守夜。輪到我們守的是後半夜。我永遠記得，那是個很圓的月亮。掛在天空正中，略為偏一點西，月亮的光是青色的。月光照著我們守夜的一羣，照著繆伯祥，他硬硬的躺在那裏……那個月亮給我的印象是圓的，小的，冷的，青色的。

我折上大塊。空着雙手，空着雙肩。苦竹溪仍舊壓在我的身上，好重呵！

晚鐘

坐在又狹又小的烏篷船裏，隨着槳聲，身子跟着左右搖擺。除掉存心來欣賞這種趣味的人，有誰不嫌憎它走得太慢。

太陽早已西斜，眼看着天色就要晚了。船影投射在碧綠的河面上顯得很长，幾乎要碰到東邊的石岸。兩岸有淘米洗菜的。一個中年婦人雙手濕淋淋的提着一籃小雞進去，河埠剛空了一回兒，馬上就被一位來洗腳的小姑娘佔據起來。

「燒夜飯的時候了。」

划船的自言自語。「呸！」他吐口唾液在手心裏，擦着雙手一搓，這是船幫裏不成文的暗號，表示他將要賣力。自從下船到現在，一直被挾在駁幫中間當舵用的划脚，現在他用來划了。前面那個扳槳的孩子，也同時用了勁。

噹噹~~~~噹噹.....

在鐘聲的迴響裏，我們穿過一座小橋。

「放學了。」划船的說。

多麼熟習的鐘聲。划船的，據你剛才自己所說——這裏的船夫全有這一手；只要坐船的不是太拒人於千里之外，他會很快的跟你攀談起來，講一些無關緊要的雜事，而這些往往是發富人間味的故事。——在這附近五六十里方圓的河面上，你來往了許多年，這鐘聲在你聽起來一點也不陌生，但是想我無禮，且讓一個年青人在你面前賣一番老；這聲響我尤其熟悉。它照例是每兩下合成一個節拍，再由相同的幾個節拍組織起來的簡單音響。一定仍是那個老校工阿四打的。

我沒有機會聽到這鐘聲已將近十年。十年不算短。我彷彿又聽見了那口高掛在走廊上的銅鐘。無情的年光把它染上了蒼老的色澤；祇是在它的裏側，近鐘口的邊緣處有雪亮一片，像冬青的葉子。是無數記鐘聲把它敲死的。我曾經在它有規律的噹噹聲裏活下來好些年。它描繪着我當年生活的一部份縮影？不僅如此，同像也包括了不少人的年華。啊，多麼悠長而且偉大的這狹小的一片！它敲盡了多少辰光。十年？廿年？甚至比我的年齡更大。是我還沒有來到這世界上它早就在響着的嗎？不可捉摸的現象呀！沒有一個人是獨立的，唯我獨尊的。狹義的看，人屬於一種個體的存在，但是從廣的意義看去，個人的存在屬於整個人類，猶如一滴水珠之於海洋，一粒沙石之於高山。一隻土蜂倘若被大海淹沒，世界就少了一部份，這等於你友人的或是你自己的榮地被淹沒一樣。任何人的死亡，對我都是一種損失，因為我是人類的一份子。所以不要疑問這鐘聲是為誰打；它就是為你打，為我打。

出了村莊，我們與沿河的大路並行前進。這裏，前面與左右離開村莊是那麼遠，僅僅是樹叢和竹

林的翠綠使我們能夠辨認出那裏是一個村落。劉船告訴我，這附近的田野土名叫「餓殺板」，因為離村莊遠，種田的到這一帶來工作，每次回家用膳時的跋涉，往往使他們感到飢餓，因此才有這個怪難聽的稱呼。其實對於這裏的田野，特別是「餓殺板」，我並不陌生；十年以前，我每天得從這裏來回一次。在船夫為我講解的當兒，我發見這路旁田中的墳墓，是比先前增多了。同時，我遙遙的望見，那處為我所最熟悉的墳墓前面，原先一棵粗壯的樟樹，不知在那一天已被砍去，祇留下一個光禿禿的樹樁。它的近旁新長起了一棵苗條的柳樹，颯風飄搖，在那裏賣弄姿色。並且那個墳，當初我離開這裏的時候，它是那麼新，一方一方泥土堆積起來，上面祇有鐵鋤的印痕；如今已長滿了荒草。荒草在薄暮的和風裏搖擺着。你便在這裏面度過了十年，我的好朋友？突然我感到一種壓迫，那種年光飛駛不可挽回的壓迫。

「日子過得真快！」

我低低的說出這一句。

「我們這隻船不算笨。你坐得心焦？六月裏，大熱天，日子還算是頂長的。這麼許多路總是事實。我也恨不得早些到。從外面來的，火車汽車坐慣了，到鄉下來坐小船嫌慢，也難怪你。」船夫顯然是誤會了我的意思，以為責怪他划得太慢。感謝這位年老人的好心，他更用力的划了；船頭迎水的聲音像一個人的脈搏，「呼——呼——」地傳入了我的耳朵裏。他還說：「寬寬心，不到十里路了。」

「我不是說你划得慢。我是說一年一年的時光過得真快。」

「一時光過得真快」；我十五歲落船，一劃眼就是幾十年過去了，如今我已是五十開外的人！他一開口閑話就沒有完。然而他絕不是演說家。他祇是把要說的話全說出來，不管這話跟前面所說的有沒有連貫性，有時候並且往往把一句話重覆的說了三四遍之多。「我老了。這一生一幌眼也就完了。像我們這種不識字的人真是吃虧了一世，廿幾年前我一個親戚叫我去坐賬桌，（他怕我不懂，換了三個字：）當賬房，可是我眼暗心實，手拿不起，就只配划船！像你們讀過書，眼快手亮，樣樣來得，真是福氣。你年紀青，日子正長着哩！」

唉，我的天，面對着這位老年人，我能說些什麼呢？經過了片刻的沉默以後，我終於問了這麼一句：

「學校裏讀書你眼熟？」

「我不眼熟。我只覺得有書讀是福氣。」

讀書是福氣；不錯。年老的船夫，你經歷過不少最最現實的故事。但是你能夠想到我正面對着一個說僻故事嗎？這故事已在附近人們的口裏心裏被埋葬了十年。幾乎是完全被忘却了的十年。並且在不少人的心裏，都以為這是丟醜的事而譏笑如深。我是親眼看見這故事來的，我不同意人們對於這故事裏的一個重要角色的那種看法，把牠視為卑賤或者下流；因為那是不公平的，同時也是不合理的。

但是我能告訴你嗎？我萬一告訴了你，你會不會把我當做一個瘋子？

樟樹的火椿跟柳枝的苗條來到了我們的近旁。

「這棵大樹砍掉了。」我說。

「這幾年來地方上真是遭災！老百姓吃苦頭不用提了，就單說樹，也不曉得砍掉了多少棵。」

「這柳樹是這幾年裏頭新長起來的？」

「楊柳是賤種。到處都會長大的。」他的話又扯遠了：「古話說：『有意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它是賤的。」

倒沒有人來砍它？」

砍了去也沒有用。」

這雖然只是一句很平凡的話，却蘊藏着不少處世的哲理。世界上的確有不少人和物，以他們的平庸保全了自己。而美好的東西，有時候就因為本身的美好而遭到摧毀。讓我重複說一遍，美好有時候是危險的。

「這墳頭上的野草生得多高！」我指著說。

「你是說樹旁的這座小墳？」他問得那麼隨便。然而我立刻發見這是一種假的隨便，是一種在某大的注意和檢點下做作出來的隨便。且聽他當時緩慢的口氣，和打喉嚨底裏吐出來每一個字的滯重音

調吧。

「是的。」

「是梅美姑娘的。」

請看我這個補塗人有多可笑。起先我還以為這個老船夫他萬萬不知道藏在我心底的故事。如今他祇用六個平常而又平常的字，一句極其簡單的話，就把這整個故事合盤托出來了。他分明知道得比我更多。梅美是我十年前的同學。我們合坐一張雙人課桌，先後有六年之久。她的家離開學校有二十多里路。她是住宿在學校裏的。她的名字一向叫梅美，後來不知怎麼的，她突然不用這個名字了。她改了名，叫「蔚藻」。當時我才十四歲，一種不能夠明白罪惡是非，僅能分辨出黑色與白色的年齡。直到很晚，我才明白她的改名並不是完全沒有原因。是一位先生授意要她改的。她爲了對他表示愛慕，所以就愉快的採納了這個意見。

說老實話，老船夫這簡短的六個字真使我吃驚。我有無數的話要傾吐，但是在這種場合我真能夠說些什麼呢？終於我說出一句敷衍話：

「你說什麼？」

「我說睡在這裏面的，是我一個遠親的女兒。」

「什麼親？」我一出口就後悔不應該如此直接地追問。我們相處才不過一兩個鐘頭，彼此之間應

該保持一種不便對方感到窘迫的氛圍。

幸虧他的回答也是頂有趣的：

「是堂表，不是；姨表，不對；是……也不是。唉，我一時記不起來了，反正是一家遠親。」

「是一家「瞭竿親」？」我笑着說。

「拿最長的瞭竿都撈不着了，真是遠得很。」

「這個墳看樣子也快有十年了吧？」

「有了，」一用長瞭竿撈遠親」的那種嘻笑神色很快的就消失了。他說到這裏停一停。顯然他在

思索：「有了。實是有十年了。」

「你的一家遠親就住在後面那個村莊裏？」

「不是。」他搖搖頭：「離這裏遠着呢。」

「那麼她爲什麼被埋葬在這邊個遠地方？」

「這片田是她們家裏的。」

「在本鄉她們家就沒有二分土作她的葬身之地？」

「她們是那邊村莊上的首富。」

「那麼爲什麼——？」

這正是我十年以來所不能解釋的疑點，如今面對着一個極難得的好機會，我於是問。老鮑夫還沒等我說完，他就自動吐露出來：

「這是她媽的主意。」

「爲什麼？」

「你是新從外頭回來的人。你不懂。」

「就說一句。」

「她媽要她葬在這個離家老遠的地方。」

唉，天哪，這難道說得還不够明白？我十年前的好友梅美姑娘，或者說是後來的蔚漪小姐，她死在人世間所有的死法當中最爲人所不屑提起的下賤中的一種。然而我以跟她六年相處，甚至六年同桌的同學身份，爲她說一句公平話：她是無罪的。雖然在一般人的心目當中她是一個萬劫不復的罪人，甚至連她媽都不肯原諒她：要她葬在這個地方，叫她死後仍領受一份鐘聲的譴責，折騰她到永遠！

「梅美姑娘死的時候有多少歲數？」

「我不清楚。」

「年紀很青？」

「大概是的。」

「什麼病死的？」

「不知道。」

老船夫到此一變他先前愛扯淡作風。我幾次企圖引他打開話匣子，他却老是守口如瓶，深恐洩漏了秘密。其實這些我早就知道得十分清楚，我不過想作更進一步的探求——多獲得一點關於和我相處六年之久的好友的生前瑣事，同時也爲了對這最最悲慘的故事做一次追視。——惜這些問句希望被拋一點新的東西而已。

然而老船夫不再開口了。我們祇好保持沉默。

突然間，一個十年前的面龐闖入我的記憶裏來了。他不是別人，正是那位勸我們的梅美姑娘改名成爲野游小姐的，而同時我們的梅美姑娘或者是野游小姐毀在他身上的先生。面對着記憶中的你，我不責備你的無聊。你跟學生梅美姑娘或是野游小姐相愛，這也並不一定就是荒唐。祇要是真誠的愛，我們就應該拋棄世俗的眼光，而客觀的給以一份尊重。凡是能發光發熱的都會有光有熱。「愛」不是蛇蝎，我們又何必把它關在人情之外？但是我永遠不能原諒你先後截然相反的行爲：你當初是那樣的不可言狀的假溫柔，拿花言巧語折磨她，在血管裏燒她，甚至你有權力爲她改一個名字。等到有一天——讓我說一句惡俗話——你得到了她，你就立刻逃離了她。

「她祇有十八歲。」我喃喃自語。

「你說誰？」聲音從他的鬍子裏出來，是那麽低幽。

「梅芙姑娘。我說她死的時候還祇有十八歲。」

船夫回答我以無涯的沉寂。祇有船槳擊水的聲音。

「聽說她和一位年青的先生有過往來，你知道嗎？」

他似乎沒有聽見。我回過頭去。他一直垂下了頭在默然地划行。

「唉！」在長久的沉默之後，他嘆了口氣。「作孽。她是打胎死的。」

天已經暗下來了。河面上就祇有我們這隻小船。這世界多麼靜！這世界多麼荒涼！

半晌之後，船夫突然說道：

「請問你是誰，怎麼知道得那麼清楚？」他的聲音顫抖的，飽含着憂鬱。

「我叫施——璽——珠。她的同學。」

船夫凝視着灰暗的水面，低聲道：「水——璽——珠。她的同學。」說畢他若有所悟的向河面點

了幾下頭。接着他直起頭來，不勝苦痛似的又嘆了一口大氣。

崎 嶇

小學校的鐘聲，早在晚風裏停歇。小學校的樓房，爲暮靄所隔，也望不見了。划船的把頭蹣跚爲一偏，船頭就很輕快的轉過來，進了橫河。

橫河不僅僅是指這條從東到西的小河，也是這小河兩岸的村名。

船一轉灣，拉拔堆，毛坑，河埠，牆，門，一樣緊接着一樣，逼近我們的身邊，又一一退到我們的後面去了。真靜！我偶然可以聽得到岸上人們談天的片語隻字，聲音是那麽低微，一定又是主婦們在互敘家常。我有一個錯覺：彷彿從這些絮語聲裏聽出了時間的流轉，那不是一分，一秒，而是五年或者十年。這就我想起一個人來：一個卸任已久小學校長；我快有十年不見他了。他在橫河裏有一家親戚。

「陸柏庚先生還在學堂裏教書嗎？」我轉過頭去，問划船的。

「你是問大屋裏的一個陸先生嗎？」划船的把頭抬起來，眼光望向那個門口豎有旗桿石頭的會門，接着緩緩說道：「老早做了古人了。」

驚駭並沒有將我擊倒，但是說老實話，當我聽到這個消息的極短時間裏，我幾乎要說不出任何一

句話了。

「就放在這大屋裏。」劉船的補充。

「不當校長，他不是仍舊在學堂裏教書嗎？」

「後來就不教了。不教之後，在大屋裏住了一個時候，他心裏憂憂不——」劉船的說到這裏說不下去了，並不是泣不成聲，祇是爲了他的字彙不敷應用。他努力在這方面找尋，企圖尋出一個適當的字眼，來告訴我當時那位小學校長的情懷，然而徒勞無功，他一時找不出。只得借用一個比喻說道：「好比一株枯樹，他慢慢的就死了。」

這已經儘够，關於一個已經上了年紀的人，他心灰意懶的死去，我們何必一定要打聽死於什麼病和死於那一天呢？「好比一株枯樹，他慢慢的就死了」，這難道還不够詳盡嗎？

將近十年前的舊事，油然回到我的腦海裏來。陸柏庚先生的臉部表情，既刻板又單調，喜怒哀樂彷彿全和他絕緣，是實實足足的「教員型」。我祇看見他笑過一次，那不在校內，是在一個宴會上，人家好意的要爲他說媒，因爲他的太太死了快近二十年了。他雙手鄭重其事的搖着，一面笑着說道：「算了，算了，我的女人總算聽了我的。」他是說他不勝任何負擔。僅有的笑容也是那麼蒼涼。他是一個不善交際的人。

一個學期剛開始，校長要更換的消息傳來了，原因是縣政府裏換了一個教育科長，那位新科長帶

來了許多新的「校長」，新科長當然得設法爲他們安排。經過一個時間的折衝和演變，終於無法挽回。新校長來接收已是開學的兩月以後，爲了顧全學生的課業，人事全沒有更動，祇是他不再是校長，而成了教員。

從前在他邀請之下到這裏來的教員們，如今都討好新校長去了，並且是討好得那麼露骨。雖然對他的冷落，使他覺得難受。他當然不會把心底深處的感情告訴人，祇是在他剛不做校長才幾天的一個晚上，他在橫河的親戚家裏喝酒，喝得很有幾分醉意。那晚上湊巧我也在橫河，一見面，他忽然情不自禁的對我說：「我自己真有幾分墮落，一切雜塔向我正面投來，爲了吃飯，我全受下了。……到今天我才覺得人情虛假……」酒後見真情，我窺見了他的痛苦：許多年來，他的生命跟這個小學校黏合在一起，沒想到現在就要分離。他有點戀戀不捨；但他自己也知道沒有一個人，甚至沒有一件小東西能接受他這種感情。索性拌開吧，而生活偏又拖住他，使他下不了決心。……

想到這裏，我聯想起了他的兒子，也就是他唯一的親屬。

「那麼他的兒子陸壽呢？」我再問別船的。

「他的兒子？」別船的搖搖頭：「不聽得到那裏去了。」

世界是廣闊的，誰都應該有陸的路可走。但是我實在擔心，陸壽他能夠到那裏去呢？但願我的祖心完全屬於祀憂。

我似乎又和他在一起散步了，給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末一次，時光也是在他爸爸不做校長之後幾天的一個傍晚，這一天他比平日更像一個大人，所有少年人的嘻笑活潑全遠離了他。欲言又止，這樣有好幾次，他終於低低的說出：「我就要離開這個學堂了。」

「爲什麼？」

「有許多先生在新校長面前說我爸爸的壞話。爸爸遲早要走，打算把我先送走。」

「到那裏去呢？」

「城裏。我五娘家的家裏。」

「遠房的老家嗎？」

「不；」比我所猜的還遠，「是一個遠房的親眷家裏。」

是腳下的泥土在吸引他的注意嗎？要不然他爲什麼老垂着頭？然而腳下明明什麼都沒有。我彎下身去望望他的臉。唉，一個老年人臉上才有的皺紋，如今趕先了幾十年，在他的臉上出現了。眼淚從他臉上淅淅的滾下來，落在黑褐的泥土裏。

幾天過去了，他並沒有到城裏去，新校長對待我們的老校長也相當客氣，我以爲這父子兩人總可以在這學校裏安靜的過一些日子了。

然而變化來了：

陸柏庚先生逃了一次城，他於無意間去拜訪了新任的教育科長，想不到就因此招來了禍水。不過人家既然擢步驟都預備好了，即使不是你自己上門去領受，這禍水遲早也會送到你頭上來的啊！科長說有人在密告他和他任內的全體教員，罪狀計有十大款之多。他請求科長，看了看那密告信。祇見滿紙歪斜，做出自孩子之手，而文句不但老練通順，並且還是文言做的，著名的是當地紳士李保森，名字下面蓋的不是圖章，而是一個模糊的指印。李保森，陸柏庚先生在這個小學裏當了許多年校長，從來就不知道當地有李保森這個人。他立刻明白密告信大概的來由。當時旁邊有一位姓什麼的督學，更轉彎拐角的暗示他辭職，辭掉他現在還担任着的教員的職位。從這位督學的嘴裏，等於把那密告信的全部用意，都說出來了。

我所知道的僅限於此。划船的簡短的言詞，令我深深惆悵。從這事情裏去細細尋思，我唯有覺得入世的崎嶇。

小船在我沉思當中不斷向前，橫河已經落在我們背後。展開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大片菱塘，時節正是仲夏，菱葉生得那麼茂盛。在暮靄裏望菱塘，菱塘是一片灰暗，教人從心裏感到沉重，這灰暗彷彿在逐漸擴大，企圖充塞整個河面，不讓我們這隻小船過去。

黃昏的拜訪

新近搬了一次家，因為「遷入」和「遷出」的手續還不會完全辦妥，我得去拜訪一下我們新居所在地的鄉長。從別人口中知道他是個忙人，很多時候，總是在河面上度過的：在那隻篷上插有小旗的交通船上度過的。他和別的鄉長一樣，忙於出席他所應該參加的各種會議，途中往來的時間，幾乎佔去了他每天大部份的光陰。不到天黑，他難得回家。

我去看他，正是薄暮時分。紅日一剎眼就滾下了遠處山頂；山腰間立刻就繞上了茫茫暮靄，像一幅白紗似的；河面上也浮起了黃昏之霧。一隻大羊和幾隻小羊，（應該是漁家姑娘出罾時轄船羊的後裔吧？）剛過去不久，迎而又走來了朝日投河幕自歸家的老鴨。那些鷄羣，牠們的主人正在低聲喚着「鑽——鑽——鑽——」，把牠們趕回到籠子裏面去。走着走着，我已經到了一個破舊的大台門面前：門上的油漆已被時間剝蝕得半片不留，唯有兩旁的旗桿石，仍顯出它蒼老古舊的威儀。這裏面是大雜院式的住家，因為進出的人多，所以門也就一早開，老晏闕。

「章鄉長住在第幾進？」我問。

「在第三進，新牆門裏頭。」

不少支被鞋底磨得發光發滑的石門檻呈現在我眼前。空洞的大廳接連着天井，一席一席的向我逼近又過去。門窗多半已經不全，蜘蛛網佈滿在每一角落，陳年的塵埃蒙住這裏的一切。並且，唉，唉，說來真令人嘆氣，當我偶一抬頭高望的時候，我發現每一條瓦簷都是零亂得不像話，有些地方不知是從什麼時候起，已經坍塌在那裏了。環視四周，瞧見了兩旁從未加以粉刷過的牆壁，那是用許多塊正方形的大磚斜砌成功的，是這種斜砌的角度欺騙了我們的視覺，遂使驟然一看，覺得那磚頭是菱形的。陰暗在牆角裏快要凝結成爲固體了。

我到了第三進。

用不着再問，潔白的牆壁配上黑漆的門，雖不是最近才粉刷的，却也相隔不致太久，我想：這準是了。於是就敲門。

彭，彭彭！彭彭彭！

嘩呀——，門開了。開門的是個中年婦人，我有理由感覺到不是主人，她應該是鄉長家的傭人。

我就問她：「鄉長不在家？」

「不在。」

「什麼時候回來？」

「你坐一下。我去問。」

我被引到了客堂裏。這裏除了對天井的正門以外，又有左右兩頭邊門。黃昏的光從天井裏落下來，暗淡而又模糊，像有意在編織夢境。詭左室的門緊緊關着。靠右面的則暢開，從裏面射出來一道燈光，照在白壁上像一塊門板。更有碗筷的叮噠聲，湯汁嗶啵聲，食物的咀嚼聲，從裏面傳過來，我還仔細聽到了女傭人問話的聲音。

「在隔鄰裏開會，還沒有回來。你問他姓誰，有什麼事？」

啊呀，這聲音是多麼熟悉啊！我禁不住在心裏驚叫。我承認自己是相當健忘的，對於和我曾經見過一二次面，或者是談過許多不關痛癢的應酬話的人，我是那樣的慣於疏忽。有時候往往這樣：幾天剛剛在某地方經人介紹過的，這天却又重新問起他的「尊姓」來，使對方怪不好意思的說出：「我姓X；你忘了，上次你跟我在X X見面的。」我在那種場合只得責備自己塗糊。而今天，我一點也不塗糊，你這聲音，對我是多麼熟悉，多麼像我從前的一個同學呀！

這到底是誰的聲音？我剛要開始往記憶的印鑑本上查對，一個身影已經從燈光裏探出來了。

「是你找我爸爸！」要不是我的名字這時從你紅嘴角裏流暢的叫出來，要不是這時你那種極度驚訝却又佯裝安靜的語調，要不是這時你那種羞慚然而勉強壯膽的表情——那種只有鄉下女人被道破了祕密，而特有的矛盾表情！——我怎麼能想得到，你便是當年的章家蕙？或說是我怎麼能够把現在立在我面前的一個驚訝、畏懼、狼狽、而又羞於被人瞧見的可憐女人，跟十年以前的章家蕙歸納成爲前

後就是一個人？我老早就聽說這裏的章擲長有一個女兒，曾經在淪陷時候委身給一位偽軍頭目做四姨太太，不久她就「失寵」了，此後的日子則只不過是按月從偽軍頭目那裏領到一筆生活費，住在自己父親家裏，偶然有幾個被壓迫得走頭無路的可憐人來向她懇情，都是要她在職隊長面前說句好話。勝利以後，那個頭目不知隱身到那裏去了，這筆按月的生活費當然沒有了，那些曾經來懇過她情的也不見了——這不是沒有了，而是投奔到現在正在壓迫着人們的老爺們的第四房或者第五房姨太太的門下去了。她過得更寂寞，更可憐了。她的活着無異等死！她走錯了一步，她將要永遠落入在不幸當中。我怎麼能夠知道她就是你！縱然現在你是千真萬確的站在我對面，但是說老實話，我還是半信半疑。天下事還有比這個更不可思議嗎？從一個可憐可笑的女人身上，減去十年的時日，難道就成了當年裝聾人們靈魂的權威，或說是在不知不覺中受過許多人祝頌和仰慕的女皇嗎？

假使允許我把記憶的腳步再一次跨入過去的領地，那麼在一個遙遠的異鄉，曾經留過我們十年前足跡的小村落裏，祠堂與祠堂之間的那些小路上，（爲了避難，爲了困陋就簡，我們的校舍乃是許多祠堂）我彷彿又瞧見了你輕盈的步履，和玲瓏的身影。我自信我的設想不致與事實相去太遠；那時候不管你對誰一回眸，一淺笑，或者是交談幾句很平常的話，誰的本來堆滿了殘雪的心靈的原野上，就像無端照來了春日的暖陽，剎時間蒙上了無比的喜悅與光榮！只要會瞧見你當時黑亮的眼珠子的，就沒有一個人不偷偷地爲你祝禱，說你有一輩子享不完的福氣，以及人們心目中應放的高貴地位。

但是現在，時隔十年，你一輩子享不完的福氣在那裏，人們心目中應放的高貴地位又在何處？

我真的很遠了，我幾乎要忘了自己到這裏來的任務了。我留了個條子給她父親！——那個終日奔波在河面上的鄉長。

我還有什麼可談的呢？除了書辭能解救彼此間的窘迫之外，請問還有什麼更好的方法，能使大家不感到不安的呢？

「請交給你父親。我回去了。」

說出這句話，我感到一陣輕鬆。而章家蕙，彷彿也早就在等待着這一句話，希望減少她精神上的痛苦負荷。

那麼，就再會吧。

天真的暗下來了。我穿過一座又一座的空洞大廳，像是穿過了許多個古舊的記憶。步出大門，西南大角上掛着一彎眉月，纖細而且清冷。晚風帶來一陣遠處的狗叫聲，在暮色中是那樣低沉。每個人自己纔是每個人真正的主人。你自己的舵掌握在你自己的手上，東西南北全由你去。而人們有時候却是那樣優，往往喜歡把自己一手造成的過錯隱瞞起來，怕給人家知道。或者有更優的，希望把過錯推往別人身上：說是環境使自己墮落的。我為這個感到無聊。我無聊的頭望向天空：夜空是那樣藍，耿耿羣星像是無數隻眼睛，冷冷的看着我們。

回 想 曲

十一點鐘，快半夜了。我的面前有一盞燈。燈離我不過二尺遠。燈光分給我許多倦意。我有點睡。閉上眼睛，把臉孔埋在自己的雙掌裏。我真傻，既然如此，那麼爲什麼不開燈？

好，摘——得！這就關燈。

跨過明暗之間的高牆，我現在呼吸在黑暗中了，我的心也在黑漆的夜裏跳。我的眼睛又閉起來。真是，黑骨龍冬的，我不閉眼睛，掙着又能看見什麼呢？我保持我關燈以前的姿勢。

有一匹馬在我腦子裏跑，我不知牠將跑向何處，越阡度陌，翻山過嶺，穿出邊緣外的邊緣，我來到另一個世界。

清 平 樂

歌聲和胡琴聲同時響起來了：

舊歲去，

新年來，

快樂滿胸懷，

新的氣象滿世界，

大地春又回！

「世上最悅耳的歌聲。」我在心裏說。

這裏應當有一段過門才好。否則唱的人太吃力（註一）了。我果然沒有猜錯。歌聲真停下來了。胡琴聲仍繼續着。

拉胡琴的正襟危坐。這麼小年紀竟拉出這樣一手好胡琴，要不是就坐在我旁邊，我是不相信的。聽聲音，圓潤，諧和，太成熟了，簡直不允許再有更高的遺留存在。你看，他的弓來了又去，去了又回，拉得那麼徐疾有致；左手指按動得那麼快，我看着幾乎眼都花了。請讓我發個不必要的疑問：拉胡琴的會不會想到，有人在旁屏息凝聽，爲他幾個手指的運用，而奪去了全部的注意力嗎？

歌聲又響起來：

燕兒去，

「你不要唱，」琴聲忽然中斷了。

「我要唱！」

「你吃力。」

「你拉就不吃力？」

「我不吃力，我不吃力，」說話的拚命搖頭，「你看，我閉得眼睜也會拉，」說着，他用一個異常瀟灑的姿勢，或說是一種很放肆的坐法，把兩腿高擡在另一條板檯上，讓背脊的重量全由椅背去負荷，他真的閉着眼睛拉起來了。他把自己的思慮，忘情的繅繞在自己手創的音樂氛圍裏。

唱歌的又是：

燕兒去，

.....

「我不拉了。」他笑着，把絃綫放寬，胡琴掛到欄角上去。那欄不算低，鄉下的老式大欄有多高，你是明白的。

唱歌的把胡琴取下來，我看見她取胡琴的時候蹣跚起腳跟。女孩子個子總比男孩子小，何況她正是拉胡琴的嫡親阿妹。

胡琴來到了她的手裏。所有字彙都不能形容出這情調的別扭。唉，真是別扭，她居然也絞起絃來。絃絞斷了，馬落到地上。

「馬娘（註二），」他叫起來，「她做我二胡的絃絞弄斷了，馬也跌落了。」

馬娘這時正在灶間裏燒菜，受了他的告訴，乃大聲叫道，（然而不是回答他）：

「阿麗，你把二胡還他！」

「他不給我唱。我不給他拉。」

「我——」他的口張開，我知道他一定有話答辯。說時遲，那時快，就在這個時候，馬娘從灶間裏喊過來：

「他怕你吃力啦——」

「我怕她吃力啦——」

這裏，我不知道應該怎麼樣寫，因為這兩個聲音是疊在一起的，我分不辨出那一個是第一，那一個是第二。極簡單的一句話，包藏了無窮盡的愛，猶如一個熟透的水菓，不可能要求牠含有更多的果汁了，再多就要破裂。我傳達不出這聲音真相的萬一——那麼豐富的爱。我真願意放下我的筆。可是

她又叫起來了：

「我不吃力。」

「不吃力你就讓她再唱一遍！」馬娘用非常不耐煩的聲調說。這一句話，聽語氣是對她說的，然而更多的意思却是回答她的「不吃力」。在這裏，馬娘沒有把握該有的一對乾兒女的稱呼加上，可是這樣省掉了也許更完整；同時跟兄妹倆說了話。文字永遠落在言語的後面。

胡琴又拉起來。

歌聲接着也唱起來了。

註一：猶言疲倦。

註二：某地俗習，認一個年宵屬馬的乾娘，可以叫「馬娘」，以示親暱。

醉鄉春

「哎喲，多嚇人呀！」

你一跑到酒樓旁邊，就驚訝的叫起來。

驟然看見，這真是一個太可怕的場面：那個仰臥在酒樓下面的，不正是你弟弟嗎？酒樓上好多的石頭！一塊一塊的，像糕乾店裏的桂花琴糕，整齊得很。酒流下來，滴入桶裏，底底帶帶的響。如果

去瞧瞧新酒是什麼顏色，那麼首先就照見了你自己的臉，特別是教你看清楚了自己兩隻又黑又大的眼睛！待再定睛凝神一看：你已無法攔阻住自己的思慮，不幻想在這澄清的流質當中，存在着一個美好的天地！

酒樽不時發出「辣——辣——」的聲音。每一響，那整齊的大糖乾就下降一點。你弟弟睡得好熟。小孩子也有睨睨。可不是像大人那樣惹人討厭的駢駢，齊重不堪。它是那麼輕，那麼均勻，那麼富有節奏的美。且看他胸口的起伏，請看他一臉滿足的笑容。他應該有一個愉快的夢，夢裏他飛上天空了。

我並不立刻替你把他拖出來。我真願意他能够這樣好好的睡一會。因為那是幸福的。

你看看我。像在責備我眼着你的弟弟。

我說我剛才看見他立在酒樽旁邊，一手扶着酒樽，另一隻手掌微微擱着，像一隻碗，也像一隻盞，更像一朵花。讓酒滴在他的小手裏。他就這樣把酒呷到嘴裏去。

「辣——」

酒樽又一響。那整疊的石頭又降下一點點。相距沒有多少，就要壓到他身上了。好可怕！你一臉的慌張。

你把你的弟弟拖出來，從那個酒樽下面拖出來。你自以為救了他的命。他什麼都不響。連眼睛都

不開。彷彿不知道有人在推他。他的雙頰呈現着紅色。

「你弟弟醉了。」

「他真的吃醉了。」

但是，啊，啊，你看，你自己的臉有多麼紅！我曉得，你一定在你親娘的默許之下，吃了一碗酒糊塗（註三），在你馬娘的：「阿賢，你歡喜吃，你就再吃一碗。」的殷勤之下，又吃了一碗。你忘了酒榼的石頭決不會壓死你的弟弟，因為它已到了絕度，不可能再往下了。

我用手去摸摸酒榼上的石頭，那一條條的大糖乾。

「啊，我頭暈。我想睡覺。」在醉裏你突然發現自己的杞憂，爲了解救這狼狽，你老老實實的承認自己確實也吃醉了。

我窺見了一個人靈魂深處的美麗，也窺見了人與人之間的關切和愛護。即使是在醉中，也還有它們的足跡，並且毫不減弱的仍發着閃閃光輝。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人情又有多麼溫暖呵！

註三：釀酒時沉澱在缸底裏的粉末，燒熟後呈糊狀，可食。某地俗語，稱爲酒糊塗。

一斛珠

吃完一碗紅棗，紅棗甜得可口。我滿心快活。猶如吞下去了一碗驕傲。

抬頭望望掛燈：這是個煤油燈。燈罩不小，像一頂草帽。燈光黃色的。盛煤油的那個玻璃燈盞，在黃光下微有綠意，淺綠，綠得清人肺腑。燈不備發光，彷彿還在發出聲音來呢。其實沒有。這是因為靜的緣故。靜是爲了夜。夜不深，然而靜。歸根結底，因爲這裏是鄉下。

我有了個新發現：掛燈假如可能一直放下來，正好落在這頂八仙桌的正中。桌面上有一圈一圈的燈光，一圈比一圈大，一個圈套一個圈。像誰在池塘裏丟了塊石頭。圓心正是這方桌的中心，好一幅耐人尋味的幾何畫！我們彷彿全置身水裏。這燈光確實太像水了。何況年輕人的眼珠，黑，亮，又活潑，又玲瓏，真是兩尾小鯽魚！

我把空碗放在桌子的正中，它也彷彿成了一個光圈，我覺得這碗裏儲藏了許多燈光，猶如盛滿一碗清水似的。我太得意，我真想笑。

但是，且慢得意。我的碗被移到旁邊，另一隻碗佔據那個好位置了。這怎麼可以？我的非放在「中」不可。我明白自己有一點專橫。那隻碗捧在我手裏了。我的仍舊是好地方。

什麼聲音都沒有，這世界真靜。我的碗也捧在別人的手裏了。

「吃吃。」笑了。沉默了一會。說道：「你擺，你擺。」

我慎重而又小心的把碗放出去，彷彿打牌九時候，押下去很大的一注。

發——托。兩隻碗疊在一起，一同佔據那個好地方！

「小人（註四），」馬娘罵了：「碗都好做戲像生（註五）！」

三人無事可做，也無話可談。太可愛的靜穆。

馬娘彷彿自動省悟過來似的，也好像爲了要驅散這襲人的單調，往懷裏去摸東西。一個小紙包放在桌子上了。她繼續往更裏面的袋裏去摸。

「你拿什麼？」

「煙。」

「這不是嗎？」

馬娘搖頭，搖得很慢。夜裏的時光彷彿也過得慢些。「在夾襖袋裏。」

「還是——？」指着小紙包問。

「硃紅。」

「看看。」

「有啥看頭。硃紅纔是硃紅。」噢，世上的乾痰有哪一個不愛乾女兒的呢？馬娘不再去摸煙了，她把紙包坦開來，裏面還有許多更小的紙包。

「做啥用場？」

「用場多來（註六），」馬娘把其中一個更小的紙包也坦開來了：「漆裏加這東西，就是硃紅漆

「又說下去：『我把它埋在村裏……』」

「塗這個？」這個乾女兒有一點驚惶失色。外鄉人是不會懂這句話的。因為這個材指的是棺材。乾女兒強自鎮定。

馬娘又喃喃道：「塗這個。蟲咬到見紅，就不咬進去了。我將來就關在這裏面。」馬娘的右食指指着這許多小包。

啊，房子突然顯得大了許多，燈光也發地暗弱了，這一下燈光好像真的發出「司司」聲來了，發在大家的心裏。請想一想：馬娘剛才說的是一幅多麼可怕的圖畫呀！一包包的硃紅，頓時變成了一包包的恐懼。有誰還敢動它們啊！

若無其事，馬娘把硃紅包好。年齡大了，對這方面的恐懼也就減少了。

我看見她的眼淚流下來。她的心靈受了傷了。我低下頭。

現在馬娘也看見乾女兒的眼淚了。馬娘把她揪到懷裏，徐徐拍着她的肩膀，安慰道：「阿麗，屢哭，都是我不好。」馬娘把自己的眼睛閉起來，這樣靜默有好一會，又夢囈似的低聲說：「你問我做哈。」

我的眼睛也閉起來。

註四：猶言小孩子。不過這是某地一種特定的口吻，聽似責備，却又無很溫和。

註五：就是玩具。

註六：用處多得很。

麗人行

沙石接着沙石。望過去像一條黃色的綬帶；這是公路。太陽光也是黃顏色的。渴得很。我真想喝杯開水。去聽車站旁的公路邊種有不少楊柳，綠意減去我不少湯意。否則，我真無從想象，旅行人將會多麼寂寞啊！

距離車還有半個鐘頭呢，可是已經有不少人坐在車上了。誰叫出門人有這許多，而汽車又是那麼少！

那邊幾個司機圍在一起談天。他們把人間的喜，怒，哀，樂，以及不可言述的許多情感，搬去又搬來，搬來又搬去，他們絲毫無動於中嗎？聽，他們一齊縱聲的笑了；彷彿有傳染病似的，他們當中兩幾位先後看了看手錶。

一個黃包車裏載來了箱子和包裹，一個腳快挑來了包裹和箱子。包裹：大的，小的，放肆的，拘謹的……。箱子：新的，舊的，高貴的，愧作的……。

這原來是卡車，裝上個竹篷，就成了客車。今天天氣好，車上的篾篷也沒有架。車的兩旁各裝有

一道木欄柵，這之間便是車廂：真像，唉，請相信我不是存心侮辱它，真像豬圈，也像雞埕。

在許多包裹和箱子當中，母女兩人也上了車了。

做母親的立刻又下來，爲的是去買茶葉蛋。

又一次下來去買甘蔗，車上有『我勿口渴，我勿口渴』的聲音在追趕她。

司機用鐵槓在車頭上插了好久，引擎終于響起來。一股興奮，一股喜悅，也可說是一股緊張，每個人的心扉都被灌滿了。

『媽媽，你上來！』說話的向左右張望。聲音裏飽和了驚慌。

想不到媽媽剛巧在這時候坐下來。

『我就在這裏呀！』蜜一樣甜，做媽媽的微笑着。大笑沒有微笑福氣好。這真是一個太幸福的微笑。假如這尚且不值得笑，那麼什麼才是值得笑的呢？

兩個人全笑了。

汽油的氣味刺激了這個年輕人的喉鼻，她打一個噴嚏：

『阿——秋——』

『阿——秋——』

『阿——秋——秋——』接連又是兩個。

「二騰，三記掛。」

「馬娘在講「她們開車了」。」

車真的開了。

「馬娘這息也在打瞌了。」這個做母親的說得頗有幾分賣弄。

「爲啥？」聰明人也有不聰明的時候。

「剛才你不是在傳她嗎。」

「嘻嘻。」

「……」

「……」

「阿麗，你身子旋過來。覺得頭講宿話：吃力。」

身子便旋過來。

人在車上搖幌，睡魔的手伸進車裏來了。女孩子照例最先被抓走。一條飽經風霜的手臂，揪住了年青人的兩個肩膀。一頭黑髮瀉在長者的懷裏。慈愛和敬愛擁抱在一起。

註七：傳就是惦記。某地俗習：你打一個噴嚏是有人在傳你，兩個是有人罵你，三個是記掛

你。稱：一傳二罵三記掛。

尾聲

步出記憶的王國，我仍舊坐在我的椅子四圍一片 漆黑。是什麼時候了？……嗚——火車又來了。這一班火車照例是一點鐘到的。我坐過一次。並且，它已經好幾次駛入我的沉思當中。現在又駛進來了。進來吧，我心靈的廣場是足夠容納你所有的乘客下車的。

該睡了。我開燈。真的，快一點鐘了。一點鐘，還早。呸，還早！此刻已經不是今天了，已經是明天了。唉，這話怎麼說得通！可不是嗎？日歷上還是三號呢。我於是撕去一張。露出來一張紅的。好，明天休息。什麼明天，不就是今天嗎？我真該死。那麼現在是四號。上天又施給我一個新的日子，唉，施……：

噯！真的一點鐘了。這一記鐘聲彷彿落在我虔敬而又悲涼的心版上，好多個遙遠的禱念在暫時一齊浮起：她的關心她無微不至的馬娘死了實是已有三年，她的拉得一手好胡琴的哥哥死了也快近兩年了，但願她（他）們在天之靈都好。但願她（他）們的在天之靈關心她（他）們的乾女兒以及妹子，仍如在陽世當中，仍如在琴聲當中，仍如在歌聲當中。但願她們母女倆人永遠慈愛敬愛。但願那個曾經酒醉的弟弟永遠在他姐姐的關切和愛護之下……。痛苦和幸福同時佔有了我，我胸口為一種莊嚴的重量所鎮壓。……突然我啓悟到了一個道理：一個人可以從關心或者愛護別人當中得到快樂。